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

周

赧王

壬午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

注見前。寰宇記。澠池。西有澠坂。秦趙相會處。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于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

廉氏。顓帝會孫。大廉之後。

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

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

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

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

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

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崔浩曰。言

要齊死生。斷首無悔。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諸田疏屬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

君入臨淄封單爲安平。

注見前。

君

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卽墨

大夫戰死。卽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

初燕攻安平。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

籠傳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俱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卽墨。轄車軸頭也。以鐵附之。故爲之鐵

籠。立以爲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

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

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于燕王曰。樂毅伐齊。呼吸之間。

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

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燕王置酒大會。引言者斬

之。

燕王讓言者曰。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故招延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尙欲與其燕國。今

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

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

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太子立

是爲惠王。太子素與毅有隙。田單知之。乃縱反間于燕曰。樂

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

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患。惟恐他將之來耳。燕王

王以爲然。乃使騎劫

胡三省注。騎劫以能而將。乃官稱非姓也。

代將。而召

樂毅。毅知王不善代之

其知王遣代。其意不善。

遂奔趙。燕將士由是

憤惋不和。田單乃以計誑燕軍。故激怒城中。

單合城中人。食必祭。

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

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心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

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剽所得

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攻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城中

最爾一邑被圍已三年其
不至析骸易子者蓋亦幾
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
餘耶火牛之事當日諒或
有之史家過爲文飾反啟
後世之疑矣

皆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
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
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
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灌脂束葦于其尾。
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
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奮擊。而城中鼓
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
齊王于莒。入臨淄。王以田單爲相。封安平君。以太史敫
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
吾種也。污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

故失人子之禮。

田單攻狄三月不克問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黃仗鍤爲士卒倡當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汗奮臂

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

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所以不勝也明日單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

之狄人乃下。魯仲連魯以國爲氏仲連齊人狄齊邑

漢爲縣後漢改臨濟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范縣夜邑卽

漢掖縣今爲萊州府治淄澠二水名淄水出青州府博

山縣原山東北至壽光入海澠水出臨淄縣卽申池水

之分流北

入時水

趙封樂毅爲望諸君

胡三省注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

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

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

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封樂毅于觀津

故城在今直隸冀州武邑縣東南

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于燕齊燕王恐趙用之以乘

田文齊之支族乃與諸侯
共伐破齊悖理實甚然春
秋戰國之世似此者不
鮮足矣

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
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
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謗墮先王
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謂與趙謀燕義之
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
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爲
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于趙

田文卒齊魏滅薛

綱目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今從之

初齊潛王旣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爲相

與諸侯共伐破齊齊王

襄王

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

侯無所屬齊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

滅之。

癸未

三十七年。

燕惠王元年。

秦白起伐楚，拔郢。

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楚郢都有故

郢城在縣東南。

楚徙都陳。

今河南陳州府。注見前。

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

楚先王墓。史記索隱：夷陵，陵名。後遂為縣。今湖北宜昌府東湖

縣是也。

楚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于陳。秦遂置南郡。

今荊州府。

封起為武安君。

胡三省注：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安之類，非真食

其縣之八也。

明年，秦復取楚巫黔中。

注俱見前。

又明年，楚王收東

地兵。

淮泗之地。

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

以拒秦。

乙酉

三十九年。

魏安釐王元年。

魏封公子無忌。

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

為信

陵君。

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寧陵故城，無忌食邑。

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以禮交之。士以此爭往。

歸焉。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即春秋晉

南陽戰國屬魏以和。

先是秦伐魏。韓救之。秦大破韓軍。斬首四萬。魏納八城。

于秦。又割溫。

即春秋晉溫邑注見前

以和。至是魏與趙伐韓。韓告

急于秦。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

斬魏軍首十三

萬。沈趙卒二萬人于河。

魏將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曰。

欲璽者。段干子也。

謂段干子欲得秦封。故請魏割地。

欲地者。秦也。今王

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

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事已行。不可更矣。代曰。

抱薪救火。可為破的之論。秦所以愚六國與六國所

以受惠于秦皆由于此然終未有悟其非者宜孔斌有燕雀處堂之歎也

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局戲以五木爲
五者之采梟爲最勝便宜也得梟者
合食其子不便則爲徐行食行基也今何王之用智不
如用梟也魏王卒不聽

巳丑四十三年韓桓惠王元年楚太子完質于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黃氏黃國之後歇楚

人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楚國援也

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臣恐

韓魏之卒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猶言再世之德于韓魏

而有累世之怨乃欲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臣爲王慮

莫若善楚秦楚合一則韓魏必爲關內之侯注地以兵

也于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東西

為經。取齊右壤。則自西海至東海。皆為秦地。故曰一經。要約天下。然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秦王從之。使歇歸。

約親于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為質于秦。

庚寅 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

辛卯 四十五年。秦圍趙闕與。音焉與。城名。在今山西沁州西北。俗呼烏蘇村。趙奢

人。擊卻之。

趙奢治賦而不吐剛此義
有理財治國之能者非獨
優乎將略而已也

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

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于趙為貴公。

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

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

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

豈輕于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于王。使治國賦國賦大

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闕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

樂乘

樂毅宗人

皆曰。道遠險阨。難救。奢曰。道遠險阨。如兩鼠

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

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

今縣屬河

南彰德府有故城在縣西南。卽秦人勒兵處。

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

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

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旣

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

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

許以國爲氏

請諫。奢進之。

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

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

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

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服虔曰：馬服，猶

言服馬也。史記正義：因馬服山為號也。山在邯鄲縣西北。以許歷為國尉。明年秦復攻趙，闕與

不

秦以范雎

范音范氏之別。雎，魏人，字叔。

為客卿。

初，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中大夫須賈。

須，須句之後。以國為氏。

賈使干齊，雎從齊王聞雎辯口，私賜之金。

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魏諸公子。齊怒，笞

擊雎，折脅摺齒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鄭以國為

氏。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秦官名。

王稽。王氏所出不一。

鄭樵統謂其王者之裔以爵爲氏。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

睢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

至。睢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

魏冉封穰侯。穰故城在今河南南陽

府鄧州。

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者三。曰。先生幸

教寡人。睢曰。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

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

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

寡人。無疑也。睢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

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

是年穰侯伐齊。取剛壽。剛壽二邑名。剛今兗州府寧陽縣之故剛城是。壽今兗州府之壽張縣是。今不

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

韓魏中國之處。去聲謂中國所在。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

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可虜矣。

王曰善。乃以睢爲客卿。與謀兵事。後二年秦始用范雎之謀伐魏取懷又二

年拔魏邢邱。又二年伐韓拔九城。取南陽。攻絕太行道。

懷周畿內邑戰國屬魏今懷慶府武陟縣有懷縣故

城邢邱。注見前春秋晉邑戰國屬魏考邢邱卽平皋班

志應劭注甚明。杜預左傳注從之。王幼學不之考。引魏

世家以爲卽邢邱。又引徐廣

注以爲卽廩邱。其說殊混。

乙未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逐魏冉。穰侯。華戎。華陽君。公子市。

高陵

公子悝。涇陽君二君皆秦昭王同母弟。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古應城在

今河南汝

州寶豐縣。

范雎曰。益親用事。因私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

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

顧

太后與義渠戎王亂生二子。遂詐殺戎王起兵滅義渠。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

陽擊斷無諱。

謂刑人無所避忌。

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

危。未之有也。臣聞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四貴用事而王

獨立于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秦王

以為然。于是廢太后。

明年以憂死。

逐穰侯及華陽。涇陽。高陵

三君子關外。

各令就封。穰侯卒于陶。涇陽君未之國而卒。陶魏冉封邑史記冉封穰復益封陶

孟康曰陶即定陶。徐廣曰陶一作陰。考定陶在今山東曹州府。穰故城在今南陽府鄧州地。隔韓魏相去殊遠

陰故楚邑。今襄陽府光化縣陰故城。是也。與南陽鄰近。徐說似為得之。

以睢為丞相封應

侯。